

話絲

期六十二第

高老夫子

魯迅

這一天，早晨到午後，他的工夫全費在照鏡，看中國歷史教科書和查袁了凡綱鑑裏；真所謂「人生識字憂患始」，頓覺得對於世事很有些不平之意了。而且這不平之意，是他從來沒有經驗過的。

首先就想到往常的父母實在太不將兒女放在心上裏，他還在孩子的時候，最喜歡爬上桑樹去偷桑椹喫，但他們全不管，有一回竟跌下樹來磕破了頭，又不給好好地醫治，至今左邊的眉稜上還帶着一個永不消滅的尖劈形的癩痕。他現在雖然格外留長頭髮，左右分開，又斜梳下來，可以勉強遮住了，但究竟還看見尖劈的尖，也算得一個缺點，萬一給女學生發見，大概是免不了要看不起的。他放上鏡子，怨憤地吁一口氣。

其次，是中國歷史教科書的編纂者竟太不為教員設想。他的書雖然和了凡綱鑑也有些相合，但大段又很不相同，若即若難，令人不知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報費	廣告費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道講起來應該怎樣拉在一處。但待到地瞥着那夾住教科書裏的一張紙條，却又怨起中途辭職的歷史教員來了，因為那紙條上寫的是！

「從第八章東晉之興亡起。」
如果那人將三國的事情講完，他的預備就決不至於這麼困苦。他最熟悉的就是三國，例如桃園三結義，孔明借箭，三氣周瑜，黃忠定軍山斬夏侯淵以及其他種種，滿肚子都是，一學期也許講不完，到唐朝，則有秦瓊賣馬之類，便又較為擅長了，誰料偏偏是東晉。他又怨憤地吁一口氣，再拉過了凡綱鑑來。

「噲，你怎樣外面看看還不夠，又要鑽到裏面去看了？」

一隻手同時從他背後彎過來，一撥他的下巴。但他並不動，因為從聲音和舉動上，便知道是暗暗躡進來的打牌的老朋友黃三。他雖然和他的老朋友，一禮拜以前還一同打牌，看戲，喝酒，跟女人；但自從他在大中日報上發表了「論中華民國皆有整理國史之義務」這一

篇膾炙人口的名文，接着又得了賢良女學校的聘書之後，就覺得這黃三一無所長，總有些下等相了。所以他並不回頭，板着臉正正經經地回答道——

「不要胡說！我正在預備功課……」
「你不是親口對老鉢說的麼：你要謀一個教員做，去看看女學生？」

「你不要相信老鉢的狗屁！」
黃三就在他桌旁坐下，向桌旁面一瞥，立刻在一面鏡子前一堆亂書之間，發見了一個翻開着的大紅紙的帖子，他一把抓來，開着眼睛一字一字地看下去——

今敦請
爾礎高老夫子為本校歷史教員每週授課四小時每小時敬送修金大洋三角正按時間計算此約
賢良女學校校長何萬淑貞敬啟
謹訂
中華民國十三年夏曆菊月吉 旦立

本日期錄

- 高老夫子 魯迅
- 與友人論性道德書 開明
- 譯詩四首 韋素園
- 一無題(自斯金作)
- 二我怕說(茗思奇作)
- 三幸福(解特瑪爾作)
- 四玫瑰屠格涅甫著)
- 藹理斯與福來爾 順風 開明

「爾礎高老夫子？」誰呢？你麼？你改了名子了麼？」黃三一看完，就性急地問。

但高老夫子只是高傲地一笑；他的確改了名字了。然而黃三只會打牌，到現在還沒有留心新學問，新藝術。他既不知道有一個俄國大文豪高爾基，又怎麼說得通這改名的深遠的意義呢？所以他只是高傲地一笑，並不答覆他。

「喂喂，老桿，你不要鬧這些無聊的玩意兒了！」黃三放下聘書，說。「我們這有了了一個男學堂，風氣已經鬧得夠壞了；他們還要開什麼女學堂，將來真不知道要鬧成什麼樣子纔罷。你何若也去鬧，犯不上……。」

「這也不見得。況且何太太一定要請我，辭不掉……。」因為黃三毀謗了學校，又看手錶上已經兩點半，離上課時間只有半點了，所以有些氣忿，又很露出焦躁的神情。

「好！這且不談。」黃三是乖覺的，即刻轉帆，說，「我們說正經事罷：今天晚上我們有一個局面。毛家屯毛資甫的大兒子在這里了，來請陽宅先生看墳地去的，手頭現帶着二百番。我們已經約定，晚上湊一桌，一個我，一個老鉢，一個就是你。你一定來罷，萬不要誤事。我們三個人掃光他！」

老桿——高老夫子——沈吟了，但是不開口。
「你一定來，一定！我還得和老鉢去接洽

一回。地方還是在我的家裏。那傻小子是「初出茅廬，」我們准可以掃光他！你將那一副竹紋清楚一點的交給我罷！」

高老夫子慢慢地站起來，到牀頭取了馬將牌盒，交給他；一看手錶，兩點四十分了。他想：黃三雖然能幹，但明知道我已做了教員，還來當面毀謗學堂，又打攪別人的豫備功課，究竟不應該。他於是冷淡地說道——

「晚上再商量罷。我要上課去了。」他一面說，一面恨恨地向了凡綱盞看了一眼，拿起教科書，裝在新皮包裹，又很小心地戴上新帽子，便和黃三出了門。他一出門，就放開脚步，像木匠牽着的鑽子似的，肩膀一扇一扇地直走，不多久，黃三便連他的影子也望不見了。

高老夫子一跑到賢良女學校，即將新印的名片交給一個駝背的老門房，不一忽，就聽到一聲「請，」他於是跟着駝背走，轉過兩個彎，已到教員豫備室了，也算是客廳。何校長不在校；迎接他的是花白鬍子的教務長，大名鼎鼎的萬瑤圃，別號「玉皇香案吏」的，新近正將他自己和女仙贈答的詩仙壇酬唱集陸續登在大中日報上。

「呵呀！礎翁！久仰久仰……。」萬瑤圃連連拱手，並將膝關節和腿關節接連彎了五六彎，彷彿要蹲下去似的。

「呵呀！瑤翁！久仰久仰……。」礎翁夾着皮包照樣地做，並且說。

他們於是坐下；一個似死非死的校役便端上兩杯白開水來。高老夫子看看對面的掛鐘，還只兩點四十分，和他的手錶要差半點。

「呵呀！礎翁的大作，是的，那個……。」是的，那——「中國國粹義務論」，真真要言不煩，百讀不厭！實在是少年人們的座右銘，座右銘，座右銘！兄弟也頗喜歡文學，可是，玩玩而已，怎樣比得上礎翁。」他重行拱一拱手，低聲說，「我們的盛德昆壇天天請仙，兄弟也常常去唱和。礎翁也可以光降光降罷。那亂仙，就是蕊珠仙子，從她的語氣上看來，似乎是一位禰降紅塵的花神。她最愛和名人倡和，也很贊成新黨，像礎翁這樣的學者，她一定大加青眼的，哈哈哈哈哈！」

但高老夫子却不很能發表什麼崇論宏議，因為他的豫備——東晉之興亡——本沒有十足，此刻又并不足的幾分也有些忘記了。他煩躁愁苦着；從繁亂的心緒中，又湧出許多斷片的思想來：上堂的姿勢應該威嚴，額角的癢痕總該遮住，教科書要讀得慢，看學生要大方。但同時還模模糊糊聽得瑤圃說着話——

「……賜了一個葦蕪……。」醉倚青鸞上碧霄，多麼迢脫……那鄧孝翁叩求了五回，這纔賜了一首五絕：「紅袖拂天河，莫道……」

蕊珠仙子說……礎翁還是第一回……這就是本校的植物園！」

「哦哦！」爾礎忽然看見他舉手一指，這纔從亂頭思想中驚覺，依着指頭看去，窗外一小片空地，地上有四五株樹，正對面是三間小平房。

「這就是講堂。」瑤圃並不移動他的手指，但是說。

「哦哦！」學生是很馴良的。她們除聽講之外，就專心縫紉……」

「哦哦！」爾礎實在頗有些窘急了，他希望他不再說話，好給自己聚精會神，趕緊想一想東晉之興亡。

「可惜內中也有幾個想學學做詩，那可是不行的。維新固然可以，但做詩究竟不是大家閨秀所宜。蕊珠仙子也不很贊成女學，以為淆亂兩儀，非天曹所喜。兄弟還很同她討論過幾回……」

爾礎忽然跳了起來，他聽到鈴聲了。

「不，不。請坐！那是退班鈴。」

「瑤翁公事很忙罷，可以不必客氣……」
「不，不！不忙，不忙！兄弟以為振興女學是順應世界的潮流，但一不得當，則易流於偏，所以天曹不喜，也許不過是防微杜漸的意思。只要辦理得人，不偏不倚，合乎中庸，一以國粹為歸宿，那是決無流弊的。礎翁，你想，可對？這是蕊珠仙子也以爲「不無可採」的話。哈哈哈哈哈！」

校役又送上兩杯白開水來；但是鈴聲又響了。

瑤圃便請爾礎喝了兩口白開水，這纔慢慢地站起來，引導他穿過植物園，走進講堂去。

他心頭跳着，筆挺地站在講臺旁邊，只見半屋子都是蓬蓬鬆鬆的頭髮。瑤圃從大襟袋裏掏出一張信箋，展開之後，一面看，一面對學生們說道——

「這位就是高老師，高爾礎高老師，是有名的學者，那一篇有名的『論中華民國皆有整理國史之義務』，是誰都知道的。大中日報上還說過，高老師是：驟慕俄國文豪高君爾基之爲人，因改字爾礎，以示景仰之意，斯人之出，誠吾中華文壇之幸也！現在經何校長再三敦請，竟惠然肯來，到這里來教歷史了……」

高老師忽然覺得很寂然，原來瑤翁已經不見，只有自己站在講臺旁邊了。他只得跨上講臺去，行了禮，定一定神，又記起了態度應該威嚴的成算，便慢慢地翻開書本，來開講「東晉之興亡。」

「嘻嘻！」似乎有誰在那里竊笑了。

高老夫子臉上登時一熱，忙看書本，和他的話並不錯，上面印着的確是：「東晉之偏安」書腦的對面，也還是半屋子蓬蓬鬆鬆的頭髮，不見有別的動靜。他猜想這是自己的疑心，其實誰也沒有笑；於是又定一定神，看住書本，慢慢地講下去。當初，是自己的耳朵也

聽到自己的嘴說些什麼的，可是逐漸胡塗起來，竟至於不再知道說什麼，待到發揮「石勒之雄圖」的時候，便只聽得吃吃地竊笑的聲音了。

他不禁向講臺下一看，情形和原先已經很不同：半屋子都是眼睛，還有許多小巧的等邊三角形，三角形中都生着兩個鼻孔，這些連成一氣，宛然是流動而深邃的海，閃爍地汪洋地正衝着他的眼光。但當他瞥見時，却又驟然一閃，變了半屋子蓬蓬鬆鬆的頭髮了。

他也連忙收回眼光，再不敢離開教科書，不得已時，就抬起眼來看看屋頂，屋頂是白而轉黃的洋灰，中央還起了一道正圓形的稜線；可見這圓圈又生動了，忽然擴大，忽然收小，使他的眼睛有些昏花。他預料倘將眼光移下，就不免又要遇見可怕的眼睛和鼻孔聯合的海，只好再回到書本上，這時已經是「淝水之戰」，符堅快要駭得「草木皆兵了。」

他總疑心有許多人暗暗地發笑，但還是熬着講，明明已經講了大半天，而鈴聲還沒有響。看手錶是不行的，怕學生要小覷；可是講了一會，又到「拓跋氏之勃興」了，接着就是「六國興亡表」，他本以為今天未必講到，沒有預備的。

他自己覺得講義忽而中止了。

「今天是第一天，就是這樣罷……」他惶惑了一會之後，纔斷續地說，「而一點一點頭，跨下講臺去，也使出了教室的門。」

「嘻嘻嘻！」

他似乎聽到背後有許多人笑，又彷彿看見這笑聲就從那深邃的鼻孔的海裏出來。他便惘惘然，跨進植物園，向着對面的教員豫備室大踏走。

他大喫一驚，至於連中國歷史教科書也失手落在地上了，因為腦殼上突然遭了什麼東西的一擊。倒退兩步，定睛看時，一枝天斜的樹枝橫在他面前，已被他碰得樹葉都微微發抖。他趕緊彎腰去拾書本，書旁邊豎着一塊木牌；上面寫道——

桑
科 桑

他似乎聽到背後有許多人笑，又彷彿看見這笑聲就從那深邃的鼻孔的海裏出來。於是也就不好意思去撫摩頭上已經疼痛起來的皮膚，只一心跑進教員豫備室裏去。

那裏面，兩個裝着白開水的杯子依然，却不見了似死非死的校役，瑞翁也蹤影全無了。一切都黯淡，只有他的新皮包和新帽子在暗淡中發亮。看壁上的掛鐘，還只有三點四十分。

高老夫子回到自家的房裏許久之後，有時全身還驟然一熱；又無端的憤怒；終於覺得學堂確也要鬧壞風氣，不如停閉的好，尤其是女學堂。——有什麼意思呢，喜歡虛榮罷了！

「嘻嘻！」

他還聽到隱隱約約的笑聲，這使他更加憤怒，也使他辭職的決心更加堅固了。晚上就寫信給何校長，只要說自己患了足疾。但是，倘來挽留，又怎樣辦呢？——也不去。女學堂真不知道要鬧到什麼樣子，自己又何苦去和她們為伍呢？犯不上的。他想。

他於是決絕地將了凡網鑑搬開；鏡子推在一旁；聘書也合上了。正要坐下，又覺得那聘書實在紅得可恨，便抓過來和中國歷史教科書一同推入抽屜中。

一切大概已經打疊停當，桌上只賸下一面鏡子，眼界清淨得多了。然而還不舒適，彷彿欠缺了半個魂靈，但他當即省悟，戴上紅結子的秋帽，徑向黃三的家裏去了。

「到了。爾爾高老夫子！」老鉢大聲說。
「狗庇！」他眉頭一皺在老鉢的頭頂上打了一下，說。

「教過了罷？怎麼樣，可有幾個出色的？」黃三熱心的問。

「我沒有再教下去的意思。女學堂真不知道要鬧成什麼樣子。我輩正經人，確乎犯不上醬在一起……。」

毛家的大兒子進來了，胖到像一個湯圓。
「呵呀！久仰久仰！……。」滿屋子的手都拱起來，膝關節和腿關節接二連三地屈折，

彷彿就要蹲下去似的。

「這一位就是先前說過的高幹亭兄。」老鉢指着高老夫子，向毛家的大兒子說。

「哦哦！久仰久仰！……。」毛家的大兒子便特別向他連連拱手，並且點頭。

這屋子的左邊早放好一頂斜擺的方桌，黃三一面招呼客人，一面和一個小鴉頭置着座位和籌馬。不多久，每一個桌角上都點起一支細瘦的洋燭來，他們四人便入座了。

萬籟無聲。只有打出來的骨牌拍在紫桌面上的聲音，在初夜的寂靜中清徹地作響。

高老夫子的牌風並不壞，但他總還抱着什麼不平。他本來是什麼都容易忘記的，惟獨這一回，都總以為世風有些可慮：雖然面前的籌馬漸漸增加了，仍然不很能夠使他舒適，使他樂觀。但時移俗易，世風也終究覺得好了起來，不過其時很晚，已經在打完第二圈，他快要湊成功『清一色』的時候了。

(五月一日，于灰棚。)

與友人性論道德書

開明

雨村兄：

長久沒有通信，實在因為太託熟了，況且彼此都是好事之徒，一個月裏總有幾篇文章在報紙上發表，看了也抵得過談天，所以覺得別無寫在八行書上之必要。但是也有幾句話，關

於婦人雜誌的，早想對你說說，這大約是因為懶，拖延至今未曾下筆，今天又想到了，便寫這一封信寄給你。

我如要稱贊你，說你的婦人雜誌辦得好，

即使是真話也總有後台喝采的嫌疑，那是我所不願意說的，現在却是別的有點近於不滿的意見，似乎不妨一說，你的戀愛至上的主張，我彷彿能夠理解而且贊同，但是覺得你的婦人雜誌辦得不好，——因為這種雜誌不是登載那樣思想的東西。婦人雜誌我知道是營業性質的，營業與思想——而且又是戀愛！差的多麼遠！我們要談思想，三五個人自費賠本地來發表是可以的，然而在營業性質的刊物上，何況又是 The LADIES Journal……那是期期以為不可，我們要知道，營業與真理，職務與主張，都是斷乎不可混同的，你却太老實地「借別人的酒杯自己澆的塊壘」，雖不愧為忠實的婦女問題研究者，却不能算是一個好編輯員了。所以我現在想忠告你一聲，請你留下那些「過激」的「不道德」的兩性倫理主張預備登在自已的刊物上，另外重新依據營業精神去辦自家的雜誌，千萬不要再談為 LADIES and gentlemen 所不喜戀愛；我想最好是多登什麼做雞蛋糕布丁杏仁茶之類的方法以及刺繡裁縫梳頭束胸捷訣，——或者調查一點纏腳法以備日

後需要時登載尤佳。白話叢書裏的女誠註釋此刻還可採取轉錄，將來讀經潮流自北而南的時候自然應該改登女兒經了。這個時代之來一定不會很遲，未雨綢繆現在正是時候，不可錯過。這種雜誌青年男女愛讀與否雖未敢預言，但一定很中那些有權威的老爺們之意，要多買幾本留着給孫女們讀，銷路不愁不廣。即使不說銷路，跟着聖賢和大眾走總是不會有過失的，縱或不能說有功於世道人心而得到褒揚。總之我希望你劃清界限，把氣力賣給別人，把心思自己留起，這是酬世錦囊裏的一條妙計，如能應用，消災納福，效驗有如波羅密多心咒，

然而我也不能贊成你熱心地發揮你的主張，即使是在自辦的刊物上面。我實在可歎，是一個很缺少「熱狂」的人，我的言論多少都有點游戲態度。我也喜歡弄一點過激的思想，撥草尋蛇地向學道家尋事，但是如法國拉勃來 (Rabelais) 那樣只是到「要火烤了為止」，未必有殉道的決心。好像是小孩踢球，覺得是頗愉快的事，但本不期望踢出什麼東西來，踢到倦了也就停止，並不預備一直踢到把腿都踢折，——踢折之後豈不還只是一個球麼？我們發表些關於兩性倫理的意見也只是自己要說，難道就希冀能夠于最近的或最遠的將來發生什麼效力！耶穌，孔丘，釋迦，梭格拉底的話，究竟於世間有多大影響，我不能確說，其結果恐不過自己這樣說了覺得滿足，後人讀了覺得

滿足——或不滿足，如是而已。我並非絕對不信進步之說，但不相信能夠急速而且完全地進步；我覺得世界無論變到那個樣子，爭鬪，殺傷，私通，離婚這些事總是不會絕跡的，我們的高遠的理想境到底只是我們心中獨自娛樂的影片。爲了這種理想，我也願出力，但是現在還不想拚命。我末嘗不想志士似的高唱犧牲，勸你奮鬥到底，但老實說我慚愧不是志士，只好以自己所不能的轉勸別人，所以我所能夠勸你的只是不要太熱心，以致被道學家們所烤。最好是望見白爐子留心點，暫時不要走近前去，當然也不可就改入白爐子黨，——白爐子的煙稍淡的時候仍舊繼續做自己的工作，千切不要一下子就被「烤」得如翠鳥牌香烟。我也知道如有人肯擰出他的頭皮，直向白爐子的口裏鑽，或者也可以把牠掀翻；不過，我重複地說，自己還拚不出，不好意思坐在交椅裏亂嚷，這一層也請你原諒。

上禮拜六晚寫到這里，夜中我們的小女兒忽患急病，整整地忙了三日，現在雖然醫生聲明危險已過，但還需要十分慎重的看護，所以我也還沒有執筆的工夫，不過這封信總得寄出了，不能不結束一句。總之，我勸你少發在中國是尚早的性道德論，理由就是如上邊所說，至於青年黃年之誤會或利用那都是不成問題。這一層我不暇說了，只把陳仲甫先生在一九二

一年所說的話(新青年隨感錄一一七)抄一部分在後面：

『青年底悞會』。

一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現代青年底悞解，也和醉人一般。……：你說婚姻要自由，他就專門把寫情書尋異性朋友做日常重要的功課，……：你說要脫離家庭壓制，他就拋棄年老無依的母親。你說要提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他就悍然以為大家朋友應該養活他。你說青年要有自尊底精神，他就目空一切妄自尊大不受善言了。……：』

你看，這有什麼辦法，除了不理牠之外？不然你就是只講做雞蛋糕，恐怕他們也會悞解了，喫雞蛋糕喫成胃病呢，匆匆不能多寫了，改日再談。
四月十七日，署名

俄國

白斯金
韋素園 譯作

我不用幸福和幻想，不用輝煌的陽光

來織成我的歌曲，——

我的歌曲是以苦痛和眼淚，

無夢底夜的憂傷煉就的。

我的歌曲充滿了哀喊，呻吟，酸心，

發出響聲於大地，

將人們從熟睡了的夢中喚醒

毀滅他們飽餐了的安息

牠以憂傷燃燒人們的心，

令幸福者感到悲戚，

那歌曲自己臨在人們的悲戚的上面，

將無終止的發響而且哀啼。

一九二五，四，二二。

我怕說

俄國 茗思奇
韋素園 譯作

我怕說，我是怎樣愛你：

我怕，輕微的風在矮叢中竊聽了

我的述語忽然沉迷歡快的

如狂鷺一般在大地飛去……

我怕說，我是怎樣愛你；

我怕，晨辰竊聽了我的述說，

將一動不動的立在陰暗的穹窿中間，

而且黑夜將無出路的掛起……

我怕，我的心竊聽了我的述語

畏起愛的瘋癲

並且由於幸福和苦痛……絲絲碎去……

一九二五，四，二二。

幸福

解特嗎爾
韋素園 譯着

我們將不說我們現在所熱烈渴慕着的幸福，

我們將不說牠……

幸福，好像一個可愛的小鳥似的……容易

將牠一下驚去的。

我們將靜靜地等着，我們將不說牠，甚至

於並不想……：在我們心的僻地，在我們心的深

處我們將熱望着幸福，現在由於個人意思將這

種熱望隱起。因為幸福好像界於烏雲中的亮

光；顯現一分鐘，一閃便又迅速的躲去。

我們將不招喚幸福，我們將不熱力追尋，

我們將不為牠而戰爭；我們好像那夢見在聖誕

節的夜晚，基督帶着贈禮向他們跟前走近的孩

子一般。他們顫驚的，——靜靜的等待着牠，在

不可耐的恐懼裏——我們也等待着。

如果應當來，牠是要來的……

幸福。好像那僅只生活一日的花們所默想

的太陽一樣……：伊們不能向它走近，伊們期待

着它。如果日子是光明的，它將要來到……：如

果烏雲遮蔽着天空，伊們空空地等待……：伊們

將衰萎而且看不見太陽……：暮晚的時候，在死

的一刹那，伊們說道：我們空空地向它展開了

自己的花萼，它沒有來……

我們將靜靜地待着幸福……：牠對於心，也

就好像太陽對於僅只生活一日的花們一樣……：如

果應當來——牠是要求的。

我們將不說我們現在所熱烈渴慕着的幸

福，我們將不說牠……：牠驚怯得好像一隻小鳥

似的。

一九二五，四，二二。

玫瑰

俄國 屠格涅甫 著
韋素園 譯

八月的最後的幾天……秋日已經到來了。太陽落下。陡然暴雨，無雷而且無閃，剛剛在我們的廣原上急馳過去。

花園在房舍前放光冒煙，整個的浸沉在霞的烈焰和雨的湧泉裏。

她坐在客廳裏的棹子旁邊，帶著鬱結的沉思的神情兩眼透過半開的門注視着花園。

我知道，那個時候在她的心靈裏完成了什麼，我知道，在不久的雖然也是苦痛的戰爭以後，她就在這一轉瞬將自身獻給了那已經不能再調和的感情。

她忽然立起身來，敏捷的走向花園裏，而且隱去。

鐘聲敲了一點……另一點也敲了；她不會轉回來。

那個時候我立起了，從屋中走出，便沿着她曾經走過了樹木蔭森的曲道——我對於這並不懷疑的——走去。

四圍全都暗黑了；夜已經向前進行，但是在狹路的陰濕的碎石上，小小地圓物甚至透穿了流動的迷霧鮮紅閃灼顯現了。

我曲下身子。那是一朵幾乎憔悴萎謝了的嫩玫瑰花。在兩點鐘以前，我會看見這玫瑰花

在她的胸腔上面。

我小心的將墜在泥裏的小花拾起，回到客廳，便將牠放往棹上，當她的睡椅前面。

哦，牠之她也轉將回來了——。用輕盈的腳步踱遍全屋，便往棹旁坐下。

她的臉色又蒼白又顯活；萎靡的好似蕨縮的兩眼，帶着愉快的靦靦的神情，迅速的向各方一看。

她望見了玫瑰，一把抓下了牠，她看了一下牠的殘拆的蒙垢的弱瓣，看了一下我——於是她的兩眼停頓了，充滿了淚光。

——你哭什麼？——我問

——呵，我哭這玫瑰。你看一看，什麼和牠在一起了。

此時我忽忽想表示深意。

——你的眼淚將洗去這污泥，——我帶着異樣的表情說了。

——眼淚洗不去，眼淚能燃燒，——她回答了我，便一轉身向着壁爐，將小花拋往欲熄滅的火焰中去了。

——火燒還比眼淚強些，——她豪邁的高叫了一下，——她的由於眼淚還閃出光輝的，美妙的兩眼勇敢而且幸福的笑了起來。

我明白了，她也在被燃燒。

一九二五，四，二二。

葛理斯與福來爾

開明先生，見你在語絲上幾次介紹過英國葛里斯先生的思想，并且留心他的消息。容把我所知道的一點告訴你麼？他是一八五九年二月二日生于 Croydon, Surrey. 先在私立學校讀書，後入 St. Thomas 學院學醫。一八七五年——七九在新南惠爾斯地方教書。回到英吉利時就以醫為職業，但不久就不幹了，專門從事科學和文學。一八八七年到八九年他在編 "The Mermaid Series of Old Dramatists" 第二年（一八九〇）他的新精神 (The New Spirit) 出版了。以後出版書有：

- The Criminal, 1896;
- Man and Woman, 1890;
- Sexual Inversion (即性心理第二冊) 1897
- Affirmations 1897; The Evolution of Molesty (性心理第一冊) 1899;
- The 19th Century: A Dialogue in Utopia, 1900;
- A Study of British Genius, 1904;
- Analysis of the Sexual Impulse 1904;
- Sexual Selection in man, 1905;
- Erotic Symbolism, 1906;
- Sex in Relation to Society, (以上係性心理第三、四、五、六冊)

The Soul of Spain 1908;

The World of Dream, 1911;

The Task of Social Hygiene, 1912;

Impressions and Comment, 1914;

Essays in war Time 1916;

Little Essays of Love and Virtue;

The Dance of Life.

但既在留心藹理斯的思想，同時不要忘記了和他一樣站在近代思想前哨的瑞士福萊爾先生(August Forel)。他于一八四八年生於Moroges，也如學醫的，職業是瘋狂病院的醫師。他的著作據我所知有：

Experience et remarque crit sur les sem-
sations des insectes 1836;

Giftpoparat u. d. Analdrusen der Ameisen,
1818; Les Fournus de la Suisse, 1874;

Errichty. V. Trinkerassaylen, 1891;

D. Hypnotismus

Gehirn und Seele

Hygieneder Nerven und des Geistes,

Die Sexuelle Frage;

Verbrecher und Konstit. Seelenab-
normitat;

Ges Hirnanab. Abhandl;

Sinnesleben d. Insektion

Kulturstrebnungen der Gegenwart;

Sexuelle Ethik.

他的研究範圍似乎沒有如藹理斯那麼廣，但在科學史上却佔重要的地位。他於一八八五年前聽見神經在腦中的部位，又以螞蟻心理學聞名於世。他的性倫理 (Sexuelle Ethik) 是思想界中佔重要位置的。性的問題被認為研究性的重要著作。這書有英文譯本，名 "The Sexual Question"，為英國倫頓皮膚病院外科醫 C. F. Marshall 所譯，日文譯本收在文明協會叢書中。

他對於性道德問題的發言非常大膽的。他說：如果有男子因了性欲衝動而去誘惑女子，致使她發生不幸，乃是不道德的。蓋他的意見以為只要兩者是負責的行為都不能用道德去批評。社會上的善惡批評的出發點不一，有的以社會的實利為出發點以批評人的行為的好壞，有的從藝術的出發點看你生活的和諧不和谐 (即美不美)，『幽默』不幽默以評定你的好壞，又一種是不能說出理由來的 taboo。關於性道德的條件多半是 taboo。現在福萊爾一把火把這類託布統統燒掉，他對於性行為的善壞的意見是把來放在精密的天平上稱一稱再說。這種勇氣是值得佩服的。

順風上三月二十二日於上海。

附記

這回又承順風先生告訴我們藹理斯的生平，至為感謝。衣萍先生從美國新出版雜誌找到藹理斯的木刻畫像，也複製了一併發表在這里，——感想錄第一卷上雖有一張像，但是不便複製，所以沒有用。

藹理斯福萊爾他們的兩性道德的主張，在上等人聽了的確有善美健全的效力，於德育智育體育都有極大的好處。是的，我重複的說，「在上等人」——有穩健的常識，周徧的理解，獨立的判斷和完全的責任的人，這纔配來領取這種福音。至于心力發育不完全的「下等人」，他們看自己或別人，男的或女的，都只當作「走肉」的太多數，則他們絕對沒有用處，我們還應防止他們的利用。國民之文化上的進行不是橫列，永遠是縱列的，「落伍」的人們總聽不懂前哨的口號：這有什麼方法呢？前哨的人數加多一點，這就是文明的進步了，後面拖著走的人們還是隔著那些距離，老是那副嘴臉。願望度盡衆生的人不免要失望吧，而然我們又何必呢。

四月一日，開明附記。